



## 红如秋叶

■李伟锋

“爸爸，哪里有红叶啊？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红？”周六，到画室学画的路上，刚上小学的我家二宝，充满奇思妙想。

我告诉他，长红叶的树，有枫树、黄栌、栎树等好几种，临颍县城黄龙湿地公园红枫广场就有枫树。我想说，枫叶变红是因为叶片中含有许多花青素。转念一想，何必事事都揭开美丽的面纱呢？孩子发现并提出问题，再把问题变成感叹，不也很好吗？

途中，当我摘下两片枫叶递给二宝时，他满脸光彩：“我终于有枫叶可以研究了。”

霜叶红于二月花。秋天的卷轴，在孩子手里缓缓铺展。红叶上面，阳光如蜜，人和花木漾着柔柔的光。那被阳光照射到的部分，红艳欲滴；没被阳光沐浴的部分，似有暗香浮动。这片红叶，红色筋脉在叶间不管不顾地舒展线条；叶子边缘，热烈成红星，湿润地张开了小手掌。

夕阳里，枫叶开始似花，后来成了蝴蝶。有的在黄莺振翅，有的在轻舞飞扬。这秋天的童话，这神奇的红叶。

我也爱红叶，因为敬仰红叶赤诚似火，如旌旗猎猎；因为钦慕红叶淡

定的静气，高雅得决绝。

红叶潇潇，我想起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临颖人葛洪臣，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一三四团第六连排长。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带领全排配合其他连队反击537.7高地北山一个阵地，一举攻下，歼敌二十余人。后来，为掩护部队转入坑道，他单身拒敌，用1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立特等功，获二级英雄称号。葛洪臣，保家卫国爱家乡，血凝红叶香。

红叶飘飘，我想起优秀纪检干部的代表——王瑛。工作是王瑛赤诚的钟爱，在她肺癌晚期确诊后的两年零四个月里，除了化疗，她194天工作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2008年11月，她因病去世。她有红叶一样的风骨和品格，并一生痴爱红叶，用燃烧的生命渲染了老区巴中红色沃土，被大巴山人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

秋复秋兮红叶在，红叶无诗也是诗。红叶，请收下我的仰望和祝福。瑟瑟秋风里，丹心倾洒沃野，那些奋然前行的志士仁人，用生命捧给大地一腔最真实的红。

## 静待花开

■朱起

教书育人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一千两百多年前，韩昌黎在其文《师说》中，对教师的职责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番论述对我们今天从事教育事业的入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作为教师，授业和解惑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教授课程，解答疑惑，完成既定教学目标。但授业和解惑之前，韩先生把传道放在了第一位。

教师所传授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各科知识，更是关于世间万物的道理和规律，也是道德观念。有了这个提纲挈领的道，授业和解惑才能顺理成章。所以，教师的道德修养直接影响着传道的质量，影响着教书育人的效果。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尊师重教，正是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特质。每一双理智的眼睛都看得出来，我们教师队伍的主体在践行师德上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是兢兢业业的，是令人钦佩的。有了这样的踏实勤勉，才担得起社会的厚待。

且不说扎根乡村36年的最美教师支月英，或是创建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的郭小平，单是我们的身边，熟悉的校园里，就从来不乏献身教育默默付出的优秀教师，他们是教师队伍的缩影。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提到：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先生的话，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社会发展到今天，鲁迅先生笔下的民族脊梁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这力量虽不似早年那样叱咤风

云，电光火石，让人震惊，大多情况下，它以更加温和、更为持久的形式默默展现，看似平凡，却蕴藏着撼动人心的力量。生活中那些带给我们无数感动的老师，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他们多年如一日的甘于奉献，用爱心和行动为学生带来温暖。

教书育人是一场漫长的告白，对着远方的游子诉说，等一封信来。

作为教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教育之心的。从踏上三尺讲台之日起，就把自己的人生同教育事业紧紧地系在了了一处。教师是平凡的，因为日复一日的奔忙于上课下课，忙得琐碎。教师又是不平凡的，因为每位教师都做着桃李芬芳的梦，愿学生成才，家国安好，是他们毕生的信念。就像泰戈尔在诗中所写的那样：花的事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事业吧！因为它总是谦逊地低垂着它的绿荫。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贯穿于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高尚的师德，带给学生的不仅是教诲，更是影响终身的暖流。温言细语如同春风，拂过学生渴求知识的心灵，谆谆教导如同春雨，洒在学生渴望成长的心田。古人用“阳春布德泽”来感念自然的恩赐，美好的师德，也正如春光和春雨，德泽绵长，意味深远。

或许，每一个教育者，在内心深处都是一位诗人，愿意用最美的诗篇道出心中的情感，用最美的语言编织出象征希望的花环。然而，我们又总是内敛，任胸中的波涛翻覆激荡，最后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微笑。汪国真先生的几句诗，大概替我们讲出了那未曾出口的心声吧：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让我们静待花开。

### 岁月凝香

■朱秋平

老家，就像一台古老的时光机，静静地守在那里。

这是一座独立的庭院，周边树木林立，院子宽敞明亮。当秋风吹落枝头的黄叶时，顺便也捎来了愁绪，但只要走进老家，就能让我散去眉头云。

### 宁静的菜园

进院，映入眼帘的是这些鲜嫩可口的青菜，一片片分隔开来，近前细看，有高挑秀丽的匀菜，它尽情地向上生长，尽量缩小着占地面积，只为离阳光更近些吧？旁边一畦是身姿挺拔的白萝卜，它的叶片显得有些招摇，虽然是有目的的向上生长，却不放过左右的空间，还要向周边延展，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庞大。东边靠近墙角的那畦小白菜，也毫不示弱，抱团似的簇拥在一起，青绿鲜亮。西边一畦才种下不久的香菜和菠菜，也探出了小脑袋，看样子，它们有些害羞，似展未展的样子，可

### 诗风词韵

### 剪秋（外一首）

■阮梅

山风鼓鼓着我的衣襟，松涛汹涌锯齿状的小叶片割了我的脚脖，甜甜地疼齐腰的草儿们如此茂密像我亲昵的小姊妹。想你的清晨，甚好菡萏荡漾的水库，有绿毯一样的堤坝盛开开着摇曳的小野花蒲公英英灰色的伞盖兜满果实等待一阵秋风的来临她就在，漫遣四野飘飘摇摇绿竹丛发出飒飒的笑声它们在戏论蝉的鸣叫。天地寂静虚无蚂蚁众生，何来聒噪

### 别离

母亲没入候车的洪流时间回到似曾相识的原点爱与温暖涌上心头，一瞬间又被裹挟而去很久了，我们也如此演绎过你轻绾青丝，抹去眼眉上的晶莹伤怀被摺进春水我辨辨翻飞，秋风中舞出一缕轻盈昨天，陈旧的故事再次重现一双儿女，口罩上方纯净和憧憬的眼神就是当年那个稚气的自己分别时，种下一粒愁思重逢就会收获一片惊喜在热烈的缠绵中融合孕育在深沉的思念中别离或者逝去生命是如此宏大的叙事轮回不息的交响中你变成了我呀，我又长成了你

### 秋声

■肖雨芊

秋天是有声的树林里，风飒飒细响少了鸟儿的鸣唱清静微凉，阳光透过晨曦恍惚着在地上游走树梢高举遗落的风筝五颜六色，像经幡在空中摇曳一阵阵风吹过，扑簌簌树叶开始了，涅槃之旅

### 流金岁月

■重剑无锋

又是一场秋雨。这场秋雨，比前几场下得缠绵而从容，不疾不徐，几乎昼夜无歇。窗外的街道上，车辆急驰而过，溅起条条水痕。人行道上那把把五颜六色的伞，宛如一朵朵流动的花朵。伞，勾起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思绪随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回到了童年。

我出生于豫南的农村，上大学之前从没有坐过班车，没有离开过县城。从记事到上高中，我没有在雨雪天打过伞的记忆。天天下雨，正好适合男孩子的天性，任雨水浇淋，趁雨天捉鱼抓蟹，纵然一身泥巴也乐在其中。冬天下雪，更是毫无顾忌，打雪仗，堆雪人，结伙跑到野地里逮兔子。最怕雨夹雪，只能憋在屋里不出门。只是春秋两季，雨天上学就不得不想办法避免淋雨了。当时，有伞的人家不多，就是有也是大人干活儿用的。办法总是有的。家家户户都有几条装粮食用的粗麻包或线袋，底下的角往里一折，就成了一个临时雨衣。只要不是瓢泼大雨，真能抵挡一阵子，可保到了学校衣服不湿。只是麻袋越淋越湿，越来越重，行走起来显得很笨拙。

偶尔找到一些白色塑料膜，简单缝制下也能当雨衣用，不渗水，轻便，只是大块的不好遇到。农村还有一种常见的雨具，那就是笠帽蓑衣。笠帽是用竹篾编的，垫上一些防水材料。蓑衣不像南方那样用棕榈毛做成，而是用稻草作主料编织，很不耐用。

我是在大队办的小学读的书。雨天，同学们多

# 老家记忆

爱至极。秋后的那几棵辣椒，果实已由绿转红，也有些青辣椒，还在努力生长，用行动彰显它们的生命力。

小菜园被勤劳能干的母亲整理得井然有序，从前，闲时，我和母亲会蹲在菜园一角，边唠家常，边寻找偷吃青菜的小虫子。生活，自在、舒心就好，我们心中的那份宁静、知足、幸福，就在这小小的菜园里随着季节的变幻喜悦着。

### 老旧的蒸笼

小时候时常看见它，父母用它三天一大笼、两天一小笼地蒸馒头。那时，它是全家人面食的来源。它通体黑色，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三个算子、两个圈套、一个笼头，整套下来估摸也得三十斤的样子吧。那时，只有父母才能抬得起蒸笼盖，也只有他们才拿得动算子。

蒸馒头时，我们小孩子要做的就是坐等起锅，看着白蒙蒙腾空而起又被屋顶弹回后雾气缭绕的窄小灶屋，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混合着红薯味道的馒头香散满整个灶屋，那是期待已久的、幸福的味道。待出锅后，父母把算子放入屋内，一家人围着蒸笼忙碌着，大人拿来筐子忙着翻馒头、放馒头，小孩忙着吃馒头、啃红薯。一家人其乐融融，有说有笑，蒸笼见证着这一切，虽然它不能言语，

###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落秋，我喜欢这个词。好像一个眉目清冷的古典女子独自漫步在黛瓦白墙的小巷；又像一匹雪白的棉布刚从染坊水缸里捞出来，水淋淋的，带着一种慵懒，一种漫不经心的洒脱。

秋天就来吧。任你涛云飞，我自安稳做好我自个儿，该开花照常开花，该结果照常结果——比如茄子、辣椒，比如南瓜、冬瓜，再比如指甲草。仿佛秋风冷雨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似的，在秋虫的窃窃私语和颤抖里，它们栉风沐雨、我行我素，照样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气势，就好像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黄瓜落秋。昨天才吃到了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黄瓜，皮白生生的，肚胀鼓鼓的，一咬一嘴水，那正是小时候亲手从黄瓜藤上拽下来的小黄瓜味，味道清甜远非大棚里种出来的可比。小时候的黄瓜是架了两架还是四架？长长的竹竿绑了绳子，把黄瓜秧刚发出来的嫩头缚上，开花的时候黄瓜架上溜戴了黄珍珠的小丫头似的，花枝招展的。等花一落，小丫头变成了淘气的皮小子，风一来，整天在架子上晃着荡秋千了。也亏得这黄瓜落秋，不然怎么能够在这个季节记起小时候的黄瓜架呢？

红薯落秋。记忆里秋风冷雨，霜花满坡满地都是了，它还默默地伏着身子。你一天不把它从地里刨出来，它就还老老实实地在田垄里待着，继续潜滋暗长。刚刨出的红薯其实并不好吃，就那么随便堆在田埂上，让它经日晒、晾晾秋风就好了。据说饥荒年代，人们满坡满地的出去找吃的，找到的就是这些被遗忘在地里的红薯。一天晚上，我发现

但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美好时光。

### 一张老照片

在老家，无意中翻到一张黑白老照片，上面有三个小人。大一点的男孩双手下垂于两侧，站得笔直，像一棵白杨树，面无表情，戴着当时流行的军帽，那是照相的人临时借旁人的；低一点的是个很可爱、有着肥嘟嘟脸的小女孩，她微笑着看着镜头，双手叉在上衣口袋，很是配合；最矮的小瘦猴儿，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呆呆傻傻地低着头搓着上衣一角，嘟着嘴、低头看着前方，细思便可窥出当时她心情有多糟糕。

这张照片，是我们兄妹仨儿时的合影，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张。当时，我刚记事，按父亲的本意，我们要拍张全家福的，可母亲死活不同意去，不知是何原因。我一直觉得母亲长得挺好看的，皮肤白净，留着齐耳干净的发型，穿着宽大的棉布袍子。父亲无法说服母亲，就只能摇头作罢，照全家福的事只能不了了之。父亲只得从母亲背后把躲藏着的我拖出来，扛在肩头，先把我送到外婆那，然后去学校接快要放学的哥哥姐姐，好一起去照相。

老照片还在，照片上的人也还好，只是那个儿时驮着我、带着我们去照相的父亲，却走了……

# 落秋

厨房里上一次买的红薯有几根被遗忘在角落里，就找来细沙把它们埋在养水仙的小花盆里，又是一盆别致的盆景。

丝瓜也落秋。丝瓜好养活，院墙根、墙角，随便丢下几粒种子，几场细雨过后就是“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了。许多画家笔下都少不了丝瓜，譬如齐白石老人和他的弟子娄师白。王雪涛笔下的丝瓜，瓜叶以大笔写成，墨色深浅层次分明，与瓜藤的干湿形成强烈的对比，丝瓜则一笔写成，上面还停着一只蓄势捕食的螳螂和不知情的飞虫，“满架丝瓜一院香”的秋韵扑面而来。于希宁笔下的丝瓜叶畅快如泼，有枯有荣，明暗相称，极有味道。

我的两盆茉莉花也是落秋的不说话，迎着风，每天就是铆足了劲儿地开花，一朵又一朵，从初夏一直开到现在。我每天下班回家一推开门，扑面就是一股子清香，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

我最佩服的还是指甲草。你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几乎家家户门口都有一株或几株指甲草，已经是暮秋，它们的叶子被秋霜浸染得发了白，乍一看，好像一个个满头华发的老妇人，枝头却还红艳艳地开着一簇簇鲜艳的花——它们和我们身边的一些中年女子何其相像！年龄的增长不但无损于她们的容颜，反而给她们平添了几分静如秋水、淡若流云的气质，那正是岁月的馈赠。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生。”秋永远不会落下谁。在内心里点上一盏灯，让它在无尽黑夜的静谧里闪耀着不灭的光，就永远不会被季节落下。



秋色

苗青摄

# 心头那把伞

是像我一样被麻包或塑料布之类的防雨工具，一进教室，墙壁上挂得到处都是，谁也不笑话谁。老师们都是打伞的，但多是那种油纸伞和油布伞。油纸伞清一色是木红色的，而油布伞则统统是土黄色的。这两种伞现在来看，笨笨重，又很不方便。

在所有同学中，只有一个例外，他有一把黑色的小洋伞，优美的伞顶，不锈钢伞把还带着木质弯钩，轻巧而别致，他一打着伞出现在校园里，总能吸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他是大队支书的小儿子。支书连生了几个闺女，快五十岁才得了这个儿子，自然是娇惯得很。关于这把伞的来历，同学们有不少“传说”：一说是支书去上海出差买的；二说是他当空军飞行员的姐夫送的。总之，这伞来历不凡。课间时，他总是穿着深腰胶鞋在校园里蹒跚水玩，好像故意显摆这把伞似的。同学们则站在教室门口或窗下观望，眼神里有向往、羡慕，也许，还有嫉妒。

就在小学二年级的一个秋天下午的雨后，我莫名地与这把伞发生了“邂逅”，从而让我经历了难忘的冤屈事件。那时下午只有两节课，第二节下课铃一响，我便和同村的几个同学冲出了教室。这时雨早停了，我刚到家放好书包，正准备出去玩，突然看见班主任领着支书儿子来家了，脸色阴沉。

“二姨，您咋来了？”二姨是母亲的远房堂姐，也是我的班主任，我除了在小学叫她老师外，其他时间都叫二姨。当时，大人都没在家，看这架势，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心里不禁发怵。她一把推开我，径直往屋里走，三间房子，从东间踱到西

间，像在找什么东西。

原来，是大队支书小儿子的雨伞找不到了，他们怀疑是我拿的。我辩解不过，只能无奈又委屈地蹲在泥地里痛哭。父亲回来后，听了事情的原委，铁青着脸对二姨说：“俺家就这么大，你随便找，找到了，你说咋办就咋办；找不到，你可不能冤枉孩子！”

知子莫若父。我知道，父亲是相信我的。他们又在院子里找了一遍，仍一无所获，二姨领着支书儿子悻悻地走了。母亲从地里回来后，非要去找二姨理论，被父亲劝住了。我很伤心，没吃晚饭就睡了，却久久不能入眠，压在心头的，何止是一把伞！

第二天，细雨依旧。我披着麻袋忐忑不安地走进校园，迎面正巧遇到支书的儿子撑着那把洋伞。他用伞遮住脸，不好意思地走进了教室。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议论纷纷。我也走进了教室，用眼扫了一下站在讲台上的二姨，她的脸色极不自然。课间，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轻描淡写地说了些错怪我的话。我无言以对，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雨伞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我去县城上高中后，开始住校了，也有了一把伞，那是一把黄色油布伞，再也不为下雨犯愁了。

前几年，单位搞活动，我得了100把特制伞，装了两大纸箱，我就把它们放在办公室，下雨了，哪位同事忘记带伞了，就来拿一把，不到一年，就一把不剩了。我常想，要是上小学那会有这么多伞，给班上的同学每人发一把，该多好啊！



新疆盐池幻影湖

李建涛 摄